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十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容齋五筆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十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叙風土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理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瀟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植為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颿，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為無慊，予偶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候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古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

頤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釋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日通如注
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邵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泥春秋通凡此
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
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
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為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遂
至墮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猶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
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
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
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慢於龜龜靈厭
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况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歸一咎於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鼈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竿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潘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枝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實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纓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麻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

堪生嗽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
凡蔗最因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
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
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
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
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
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戢隆德之張確懷
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
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未曾採用謹識於
此彥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於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
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
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諷有司逮捕急乃易今

名棄官亡命。項之復從。神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史扼殺繩間。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穀澗險隘。難於立軍。前卻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於陝。為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年。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玘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為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嫗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峻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八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叉者。為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為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乃分遣隆

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閭門宣贊舍人
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
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裨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鞏盡
取至官日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撒拔圍
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跳奔三年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於諸谷
鼓噪橫突俘誠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掎角次虞鄉虜以萬甲
逆石鍾谷日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
土豪密拊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於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
浚經畧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眾十萬復圍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
部驚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
進仙隨機拒敵又為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浚為遣
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郿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
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而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
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

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
同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
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筆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
盡為敵。數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確但誦忠義感勵其
衆。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賞悉均之。毛錄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
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閩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晏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
門外。惡少撫其背。湟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扑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
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刀。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階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植。曹操嵇叔夜。阮嗣
宗之值司馬昭。師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植。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階
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

嗣宗沉酒佯狂。至為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為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為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感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墮然。仗正必不効。邴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為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慙。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天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披永

諸所論建以懌予在原之恩薛宣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眾拔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濇於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對段會宗後為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今眾妄人人更進建始星字營室永言為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敘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蓋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

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
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五
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
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之語。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
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太宗潛化中賜翰林玉堂
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
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
得以為臣下值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擒文堂三字。亦
不敢居。然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
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
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為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射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

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過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真官兼守之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臯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焉。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為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為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授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倣唐瀛洲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為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為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閒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敏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秦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白字極小而端勁最為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為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閒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

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敘及宣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媿。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為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紕子於無敘。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素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疇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醢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蝶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後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壘壘。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新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

敬之賦五十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上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見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甃繡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无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於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

魏魏湯湯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斷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溥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歲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燬蕩折。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敬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於元城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歲常以正月郊秦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為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為王者所行庶幾往復考蹟不至矛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馬。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為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大鵬騫傳非其人

恐飛鸞之類。持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鶩。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魏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魏令撫惇慈。魏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道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翬。以其文示縣令蕭鎮。鎮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貞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益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意帝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自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人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宅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據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尊歌此曲一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語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智根者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祀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翔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矣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未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為至與夫用

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為一僧所嗤者有閒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傲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闢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傲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子考登科記。樂天以貞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

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後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蘇杜公敘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躡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額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竊便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子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畧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

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驕駟老大。騷褻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白。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霜。雨為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死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餘于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蠶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於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

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風災。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啟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鑿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鉏耒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宅毛髮早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矯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己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弟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過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十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疑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幡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

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須白頭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暮身。昔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閒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今年六十七。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吏。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菽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劉唐仁。執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執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

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為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啟而列之其為投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漸諫紙二十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囤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元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為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願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適此曾無問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囤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

千。其泛敘曰。歷官凡五六。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僉俸班行內。骨內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兵客。除祕監祿俸。畧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賞之。弘靖不足道。費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逆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吠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八兩日之內。

滿城知之其不餘者或語以偽言或臨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當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於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

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巽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古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孰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孰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宰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與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業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晚後觀其對酒

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披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婀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閒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句又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賞卻羅袖柳枝尋放逐腸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為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仗履之類皆不可用于白知舉請謁榜示衆何通達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然後退

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虜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人兩音。殊為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白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郡夫人。馬總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淮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為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永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例。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敘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以得旨。而為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書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押之詩曰許謨定命遠猶長告毛公曰許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獸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以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人告爾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酋終也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於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不為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豈老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為甚矣。若天威不遠。顏咫尺。則上四字為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違。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顏咫尺之顏。全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麻以河北三鎮為得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使田弘正以啟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啟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嗣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於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為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

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將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躡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脱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寶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

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典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玄等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敘如此。予竊愛其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終

容齋五筆卷第九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間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
踈老慵自愛閑門居近來漸喜知間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
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為之感歎輒載其文
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
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
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驛首回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有
辭辭畢涕下予亦愍然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
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
其篇曰不能忘情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頰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

而卻顧揚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中擻之間無
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催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
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
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哈且曰駱爾勿嘶素素
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
離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盞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
坡猶以為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為之
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為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
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
見於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曠氏之志至於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
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

刻大小二本及李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李思知泉州刻溫公射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道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李真李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為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彝庶知予懷而石亦願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子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興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及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王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會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感麗而悅夷攻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若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戴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

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
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逶之貌五曰逶夷韓詩之文也
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
而修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
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
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倭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
暢而倭蛇李善注倭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過迤漢逢威碑當逶迤立號建基十
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蜿蛇蛇亦然也則
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爾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
有當避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
有東園主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為省試
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

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祕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祕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鶯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為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園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鴈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分表記即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溢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祀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歧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兩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伯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在坐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詠

而采借隸法扁為壹詠讀者多以為疑顧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閒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

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冤失職者衆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羅元元之不逮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鮑宣傳為大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慰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未歸本元元未諭深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被害質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紀劉毅傳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元元叩心卽顛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褒傳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馬所呼夫免元元之急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无妄之災皇甫親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

故顏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湖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過而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云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秦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廵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推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敎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畧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

值坐衙慮因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

謂遣英
借二妓

與舒君同遊也醜顏一笑天桃綻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遠迤掉客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

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掉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漿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墀九御薦昌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眾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

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句帳前施。許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終

容齋五筆卷第十一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教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於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暴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稍溪足斜暉轉樹腰隔簾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裹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鷗雛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揚花鋪白氍點溪荷葉疊青錢荀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橋鷗鳴湖雁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詩。為伋齊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謂端為匹

今人謂練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

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彋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動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桃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為隣顧况不作草堂招逸客即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藉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

湖上千峯處處開，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敘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郕。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於穀。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於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闕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於柯。桓盟雖內。與不日。信

也。滕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於宋是月六鷁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以具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娶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於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辛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於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於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統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於平丘其日善是盟也。

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喻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子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閔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革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述送行至白

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始應辰凡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曾為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蘄。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威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威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於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亂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子曰景廬能倉卒閒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據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蚩尤旗巨天其春辰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

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捻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懸。虜回在所。不論唐太宗貞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啟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煇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愷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建於丁未。汴失守矣。滔熙丁未。高宗上仙。總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

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四年。亦罷韓。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為左。請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終